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五

徐孚遠聞公 宋徵璧尚木

郡人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編輯

宋存標子建叅閱

唐宗伯占星集

叙

唐文獻

賀井陘道大叅盛公覃思榮慶叙

井陘道

國家令甲九卿以下暨藩臬長必三年迨考給得馳
榮所生蓋其重也而藩臬長多不迨考輒得遷代去



謂寧以秩酬勞，不欲以濫芘慵。若主爵者，靳之云，不佞同年盛公成西，以大叅備兵井陘之明年，會上以升儲恩，得拜璽書。榮及再世，無事迨考也。君先任山東憲副于級四品耳，非用大叅備兵井陘，不得以再世榮。卽用大叅備兵井陘，不遇覃恩，不迨考，不得卽爲再世榮。用大叅備兵井陘，未及期已衰然，三品綸爲再世榮也。可不爲非常之遭哉！顧人知艷君之取于上，以事其親者奇也，而未知國家所以重四輔而取于君者鉅也。夫亦知井陘之爲天下重乎？往漢與楚爭榮，

陽成臯間，其權未有分也。淮陰一下趙，使人登葦山，持赤幟，捲有齊燕而楚遂不支。由是觀之，趙失則山東危，趙得則中原定。故曰恒山天下脊，乃今非獨脊已。何者？漢唐都關中，則三輔雍岐重。國家都燕薊，則中山鉅鹿重。勢也。漢之黃金璽書，雖日下郡國，而日徙其豪傑于三輔，使離宮卒田其孺地，以克軍食。唐聚重兵關中，其後曠騎之士，率取諸岐華蒲同諸州。勢使然耳。今之井陘，卽古之恒山。其地翊護神都，每秋防守三關。軍屯營塢，交相錯，斯不亦股肱重地乎？

哉。而備兵使者。又兼轄關陝而西。秦晉之走轂下。則此為門戶。夫人未有不愛股肱而墜門戶者。國家雖號泰寧。當事者之深憂遠慮。豈遽出漢唐下。其于為地擇官。為官擇人。蓋日鯁鯁焉。公之所繇。以東省徙也。即東人亟為訶九戩。而卒不能留公。當宁之意念深矣。

奉賀晴江王公加銜布政使備兵密雲叙備兵
今天下之稱雄邊宿重兵者。凡九。而薊門居其一。薊門之有制閫。與諸觀察使者。分部治兵。叅聯碁布。而

密雲居其一。密雲即古漁陽地也。其在于今天子考卜幽燕。謀深宅鎬。密雲內連天府。而外控大漠。亦猶堂皇之有戶牖矣。往歲庚戌不戒。虜得長驅。陵京震動。天子赫然思固其圉。于是益餉芻粟。練士馬。以修戰具。而備兵使者。尤必慎簡以克。自非其人。忠勤廉幹。文武而足憲者。弗與也。夫既已得其人。專委而責成之。寢假而授之旄。鉞。建牙開閫。歷閱于諸邊。以熟習其山川之險易。與夫虜敵之堅瑕。而後入贊邦政。為天子借筋而籌。百不失一。蓋其重已。不佞自通朝

籍十餘年于此。聞諸大夫國人之論。無不籍籍于今。晴江王公。公所謂忠勤廉幹文武足憲者。非耶。公以進士起家。為郡司理。入為比部郎。一切讞獄。明允出典名郡。用循良。踔特有聲。擢按察副使。治兵霸州。會虜歲窺近邊。密雲時有震鄰之貌。則又徙公密雲矣。居密雲三載。以最加按察使。而治兵猶故。亡何虜入。遭大創去。有詔旌公。再加公布政使。而治兵猶故。夫國家之議功賞。令甲備矣。惟公鴻勛鉅伐。載在盟府。至累受旌異之典。官三遷。而地無改。則是公與地交。

為重可知也。在易之師。二與四皆稱無咎。然二主進

四主退。二多譽。四多愆。則遠近異也。密雲居天子肘

腋之地。赤白之羽。朝發而夕聞。即瑕豐易起。治兵使

者。或乃目為愆府。有急第收保自固。或乃巧文以逃

責。冒首虜以為功。師貞之吉何有。而王公然乎哉。公

所轄若通州寶坻平谷三河古北。皆山海之要衝。一

切嚴斥堠。謹烽燧。時間謀核功實。勤操備。無不畢智

竭力。為國家監永世之畫。而又捕虜首馘。不以詔已

而以颺眾。繒帛牛酒。不以啖虜。而以飽師。幕府金錢。

不以養交而以饜賞。唯公當多譽之時，不忘多懼。是以處取豐之地，而多膺祉福。由憲副而為按察，又由按察而為布政，自天子所三錫命矣。此某官某人之所以授言不佞而徵文為賀也。蓋其言曰：自某之得公于此也，若杖屨焉若軾式焉。今天子旌公功而不使公改步，某所二天在茲，其敢忘賀而不佞則曰：公社稷之器也，是宜為社稷賀而賀公其小者也。何以故？蓋國家自大寧既徙，地險失矣。所恃人謀之臧，可以綢繆桑土。然今譚者率言文吏之在行間，猶之鏤脂刻冰而已。夫非其人之難，難于其精白一心終始而不渝者也。王公自筮仕服官以來，績効彰灼，然間接之無不可移而之治戎者，夫其平反治獄則不殺之仁也，潔廉禔已則不染之介也，惻愍治辦則不欺之義也。力此三者，始終夷險如出一轍，而丈夫人之貞備矣。于密雲乎何有。

碑記

奉勅撰鄭州重修藥王廟碑記

鄭州祠宇

直隸河間府鄭州，故有藥王廟一所，建自先朝，由來

皇明續世編 卷之一
舊矣。歷歲滋遠。像設祠宇。日就傾頽。鐘唄稀聞。香火幾絕。今上某年。偶以聖體違和。肆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廣修善事。爲上祝釐。維神赫靈。睿衷潛啓。進香祈禱。詔使甫出。而聖體悅康。慈情欣慰。用思答景貺。展嚴禋。俾自今垂之。永永無極。于是勅內官監太監張進。及本官近侍張思。賫內帑金錢。前往卽事。凡幾閱月。工以底績。昔之故宮遺址。鞠爲樵林。牧徑。敗壁頽垣。蝕于蝸涎。鳥跡者。莫不一舉而新之。梓材旣飭。丹雘畢施。計昔無而今。剏者爲三皇殿。

翼以左右堂廡。凡若干楹。其旣圯而更新者。爲藥王殿。又傍小二殿。皆翼以樓觀門屏。凡若干楹。其外則繚以周墉。增崇加拓。遠而望之。中堂雲構。三門洞開。信哉其爲閭閻之宇。鉅麗之觀已。臣不佞。授簡書之用。告成事。臣謹按庖羲氏。則天垂象。俾民知吉凶。神農味百草。教民以藥石。黃帝明陰洞陽。乃與岐伯等講求難經。素問諸書。行世。蓋皆先天開物。作大醫王。迨于後。藥王藥上二菩薩。應身行化。授記竺乾。秦越人受長桑之術。世共神之。襲號崇祀。越人故鄭產。廟

類之設所從來矣今制加祀三皇原本祖始聖人議
世之廟時有之此之議或云以三皇為醫醫師似
 禮度越千禩要以保國佑民其非瀆祀不經明甚又

况明神昭監似響答禱皇極歛福助天申祐維功維
 德載在祀典邃宇崇宮繆盤鳳峙歲祭時享有其舉
 之詎曰可廢乎哉是役也詔出內鋤若干縉不以糜
 大農一錢拓地僱工皆有直迄于成而民不加勞吏
 不加擾又慈皇以九廟百靈之重勤思燕翼天子以
 保身保民之心仰承啟佑於都哉慈儉仁孝之德光
 于四表行將永受平康之福錫厥庶民又奚假黃庭

大洞之法天皇太乙紫薇之祀下至丹藥奇技符籙
 小數若前世所述而後乃希長生久眎後天地而不
 老者乎臣謹稽首拜手書其事于麗牲之石而系之
 以銘銘曰瀛州之陽神靈所即翼我皇圖宜廟食兮
 睠茲故宮代稱有佺既久而圮會鼎革兮允哲文母
 道契淵嘿肅雍祈禱求則得分穆穆我后歛時福極
 維神降康祀崇德兮錫鏹詔使維茲維飭塗丹渥金
 以為飾兮甲觀峩峩闕宮翼翼我皇功德竝崩劣兮
 千秋萬禩奉之靡忒苾芬爭享維牲特兮風馬雲駟

是降是陟。永佑我皇。福田植兮。微臣職史。來者取式。爰綴斯辭。金石刻兮。

董宗伯容臺集

疏

董其昌

報命疏

纂修史錄

玄宰先生文筆絕代必有評謨碩學可禪當世者而簡之家集一無所載止有此疏有閩史錄故存之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命乞休事天啟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克纂修官

俟泰昌實錄稿成前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

聞命自天感恩無地於十月前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其未奉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初見應天府例

無工食而其書克棟就結為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備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旨不敢破用官帑先差中

書沈撰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為三百本但據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蒙欽命翰

林院待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實以私家作事子身獨力侵尋歲月不自知其罪莫追也但臣存刪

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之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爲後事師者。別爲選擇。諫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講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廢官請蠲內帑。昔之所急。章滿公車者。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累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

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衣鉢斯在。如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旣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囊括百代。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捋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大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恕。范祖禹爲之佐。前後

十九年。其書始成。成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爲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神祖作養之史材。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逸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技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與含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編輯

姚 臺元可參閱

焦太史集

議

焦 竑

備荒弭盜議

天下事有見以為緩而其實不可不蚤為之計者此
狃目前者之所狎視而深識玄覽之士之所蒿目而

憂也。則今之備荒弭盜是已。嘗觀周禮以荒政十二聚萬民。諸散利薄征緩刑弛役。纖悉備具。而除盜賊。卽具於中。何者國富民殷。善良自衆。民窮財盡。姦流易生。蓋天下大勢。往往如此。昔人謂聖王之民不餓。治平之世無盜。此篤論也。今上統馭方內。仁懷義震。靡所不至。宜粟陳貫朽。民生阜康。氛祲廓清。暴民不作矣。乃吳楚之東西。大江之左右。近而宛洛。遠而閩蜀。饑饉頻仍。赤地萬里。山岨水涯。羣不逞之徒。鈎連盤結。時戢而時動。此非盛世所宜有也。愚以爲備

荒爲尤急。古今備荒之說。不可縷數。總之修先王儲備之政上也。綜中世斂散之規次也。在所畜積。均布流通。移粟移民。裒盈益縮。下也。咸無焉而孳孳糜粥之設。是激西江之水。蘇涸轍之魚。篋有及矣。試詳論之。周官既有荒政爲遇凶救濟之法矣。而又遺人所掌收諸委積爲待凶施惠之法。廩人所掌歲計豐凶爲嗣歲移就之法。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旣荒也。大有以救之。故上古之民。災而不害。說者謂此非一時所能猝舉。而中世斂散之規。皆師

其遺意。可見施行者。如李惲之平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說一。耿壽昌之常平。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糴。說二。隋長孫平令民家出石粟輸之當社。以備凶年。說三。此所謂中世斂散之規。今之所當亟於修舉者也。若旬月責州郡豐歉之數。而移就之。如劉晏之爲轉運。勸民出粟。兼以官廩。如富弼之在青州。此臨事權宜之術。非國家經遠之道也。或曰。今之進說者。有欲立格勸輸。別於進納優隆。興崇義之獎者。賑任公正。不必在官。主

先臣丘濬之說者。明禁踴躍糴者。配如辛棄疾之榜湖南者。子皆略之何也。愚應之曰。凡此所以救荒而非所得爲備也。語曰。禦隆寒者。春煦而製芻藟。蔽淫霖者。晴旱而理襪襖。苟平日無以待之。而取辨於一時之權變。其濟幾何。况饑者嗷嗷以待哺。主者泄泄而聽議。迨及廩予已半。爲溝中之瘠矣。彼羸罷者。能甘心以就斃。其強有力者。以爲等死耳。與其死於饑寒。孰若乘時竊發。少延旦夕之爲愈也。於是揭竿斬木。一唱百和者。焚焚不可遏矣。夫無其備。旣可驅

農而為盜。有其備自可轉盜而歸農。此在良有司一
 加之意耳。倘備禦悉舉。而猶有萑葦之警。出於巨測。
有。備。則。不。荒。所。惠。於。民。者。多。焉。所。費。於。國。者。少。
 我以義倉保甲相輔而行。將德惠翔洽。威稜震舉。夫
 孰有以不貲之軀。試必死之法者乎。抑愚猶有慨焉。
 夫民不必甚予。第無斂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第無害
 之足矣。平居盡其衣食之資。迨其死且畔也。屑屑焉
 啖以濡沫之利。此所謂晚也。故必當事者仰體 天
 子德意。奉法順流。與之更始。寧為不事繭絲之尹鐸
 無為矯詔擅發之汲黯。寧為催科政拙之陽城。無為
 賑饑發粟之韓韶。雖比跡成周。可漸致也。何憂荒與
 盜哉。若曰此業已耳。孰之而必更求新奇之說。則非
 愚之所知也。

修史條陳四事議

所論史事不減劉子玄

一本紀之當議 國朝實錄代修如建文景泰二朝

少者垂四年多者七八年向無專記 景帝位號雖

經題復而實錄附載未為是正夫勝國之君人必為

紀以其臨御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

也况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

傳信何據此所當創爲者一也 德 懿 熙 仁
四祖本朝發祥之始列於 高廟本紀之首始漢高
之述太公光武之述長沙已無可議至 睿宗獻皇
帝似當一遵此例不必另紀蓋位終北極人臣之
列事屬追王無編年之體此所當附見者二也或當
分而不必合或當合而不必分蘭臺石室之中自有
定論但須經 聖斷乃可遵行

一列傳之當議竊聞舊例大臣三品以上乃得立傳
夫史以褒貶人倫豈論顯晦若如所聞高門雖踳躄
亦書寒族雖夷黜金誥何以闡明公道昭示來茲謂
當貴賤並列不必以位爲斷一也世傳吾學編名臣
錄之類多係有名公卿至權姦誤國之人邪佞欺君
之輩未一紀述今循此例使巨惡宵人幸逃斧鉞史
稱禱杙義不其然謂當善惡並列不必以人爲斷二
也 累朝實錄稟於總裁苟非其人是爲謬如謂
方正學爲乞哀於肅慈爲迎立褒貶出之胸臆美惡
係其愛憎此類實繁難以枚舉至於野史小說尤多
不根今歷世旣多公論久定宜乘此舉亟爲改正三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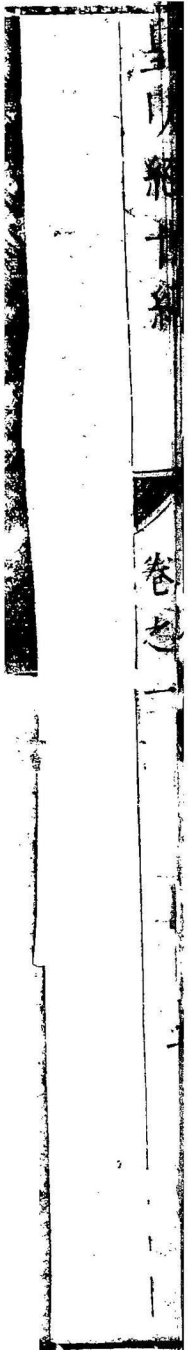
一職官之當議。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塗。近日內閣題請實合此意。但世道日衰。人情不美。未得學行之人。徒爲奔競之地。其於修書無益有損。况今承明著作之廷。濟濟多士。供事有餘。寧須外索。中惟星曆樂律河渠三項。非專門之人。難於透曉。宜移文省直。訪有精通此學者。或召其人。或取其書。史官就問。大加刪潤。以垂永久。此外決當謝絕。勿啟倖門。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繕

閱遺文蒐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而已。竊大官之供。同太倉之鼠。甚屬無謂。似當暫爲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後。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爲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

一書籍之當議。古之良史多資故典。會粹成書。未有無因而作者。卽今金匱石室之中。當備載籍。以稱昭代右文之治。臣向從多士之後。讀中秘之書。見散失甚多。存者無幾籍。令班馬名流。何以籍手考之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初

集公府亦上蘭臺。史官所修。於是爲備。國初。聖祖
伐燕。屬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太常法服祭器
儀衛。及天文儀象地里戶口版籍。既定燕。詔求遺書
散民間者。永樂初。從解縉之請。令禮部。擇通知典籍
者。四出購求遺書。合無。倣其遺意。責成省直提學官
加意尋訪。見今板行者。各印送二部。但有藏書故家
願以古書獻者。官給以直。不願者亦抄寫二部。一貯
翰林院。一貯國子監。以待纂修誦讀之用。卽以所得
多寡爲提學官之殿最。書至置立簿籍。不時稽查。放
失如前者罪之不貸。此不但史學有資。而於聖世文
明之化。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七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郁汝持子衡 選輯

無錫周如璽鴻章叅閱

許光祿集

河東案略

許維新

平陽兵事略 平陽兵事

先生為平陽備兵時所著今采其切要者數篇
兵防二夫平陽所急唯在備河河去鎮四百里山險

迂曲升空入谷輿垂徑外不可輿以馬不可馬以步

至扳挽而進。日夜行不過百里。是以道臣從不至。卽
 總捕若查盤廳佐。亦不至也。賊至必三四日乃得報。
 又三四日兵乃集。又三四日乃抵河。賊飽而去矣。兵
 向不得見賊。賊熟知兵期會伎能。必出此。故不備而
 笑。往年賊住日多。故兵得及之。然率疲無糧。枵腹而
 中。語曰。百里趨利。蹶上將。固其所也。時余欲設兵河
 上。選鋒三百。相踐更。以一指揮。或兩戶侯將之。會高
 太守條四事曰。建城堡。備糧餉。買戰馬。造戰船。皆要
 務。而首所需者餉也。乃檄此則軍衛之空籍。日糧者之衛。使清冒餉以克。得老

弱可核也幼曠役五百名。名月餉四錢。歲得二千四百有奇。

餉既得。以三百不足分防。別以選卒爲先鋒。得三十
 七人。太守募勇敢武生任道統。道洪親丁合十八人。
 敢戰邊卒爲項領。且教習之。四人踐更卒。月餉六錢。
 還衛如舊。選鋒邊卒親丁月八錢。不踐更。踐更以二
 季爲期。將軍廩月三兩。兩翼武生減三之一。回來寇
 大寧吉州爲衝。兵須屯馬鬪關河。逼山不可城。沿山
 壘石而屋。不足者僦廢舍居之。管一官舍與三將費

三十餘緡。武生選卒壁於永新。亦僦廢舍。歲費三數

縉、炊具皆畧備，有倣則選鋒偵探先登，山河巉崎，不便馬，爲諸將武生裝重市五十匹，匹率十縉，駛騃在馬，弓矢衣甲如軍將數，費二百餘縉，皆出冒饗，歲時私犒若勞將，則以本道贖克之督撫魏公近有造攻具，亦費數百縉，別取府藏，其目與收補法具原移中卒不習技擊，督撫發材官六，使營帥婁鴻業統而教之，壬子八月，賊以三十至，往時奪舟來，卽舍筏而登，飽乃掠舟去，以本道沈諸舟，無所掠，賊據其舟不敢下，任道統率十人者，泝流捕之，賊見兵少，抵岸射武

生，據山發勁弩，殪之，賊怒，羣矢皆發，射傷略相當，親丁田萬鍾者，奮矛而下，曰：殺不殺胡射爲？賊披靡皆爭趨舟，見無後繼，又下羣射之，萬鍾中目歿，賊奮而登，道統手刃一人，削半面乃退，復據舟順流抵關，見山上列幟成城，移舵西岸，西岸山上曰：大鼻奴爾爲賊，使山西沈吾舟，失生計，又來作祟耶？下大石椎之，賊叩頭盡棄其所有而奔，是役也，親丁斃一人，傷十二人，寇殲二人，傷十餘人，自是不敢至矣，癸丑四月，寇恨前不得意，又遣一人曰劉繼河來視兵強弱，爲

羅卒所獲，鞫得諸寇黨主名，可三四百人，散處延鄜、綏、德諸郡邑，繫繼河以其主名移秦，捕得四人，發延川獄，會晉邊吏雜鞫之，賊不敢出一歲矣。先是賊狡黠，恐喝人或稱回，或稱延綏邊上勁兵，以故諸軍虎視不敢近。至道統以十八人敵三十人，賊何異之有。夫回賊來寇，必自興嵐以上，掠舟順流乃能至晉。然不棄船則不可行，劫其後不掠本地之船，則無從過陝歸巢。本地過渡之船，則賊寇逃命之慈航也。往時船丁多與賊通，如其厚賄渡送過河，是以兵難追逐。

回即回夷也

船難斷絕，屢曾嚴為厲禁，使舟遠賊，該州縣至使人守之，已而守者與船丁同犯，不以為懼，則厚餌之，故薰其心也。是以本道親至河上，碎其舟而流之，重椎

河為秦晉通道

無算，彼則以不便土人往還為解，不思國家設險，全

所當防守不止回夷小寇也

在河流，以為東西天塹，潼關開鎮往來者，必道於彼，乃其正路也。若處可徑渡，則潼關不必設矣。是以李劉之變，有旨盡廢渡船，非近事之明鑑乎。而秦人必以不便為說，且云秦非晉土，何得併禁其渡。彼生理於秦，吾不得而問之矣。彼盜賊於晉，吾亦不得而

問之乎秦人之在晉獄者何限也。若以爲秦人不可問，則回亦不必捕矣。往來渡河所關者小，巨寇行劫所關者大。邇來寇至躍馬攻村，與北虜無異。焚人屋宇，穢人婦女，毀敗人陰陽，殺傷官軍，把總指揮皆受其擄辱。此尚可以過渡之小便博夷虜之大害乎。而秦人必欲敗此禁防，不念通回之利，即使禁船不便，亦不過商賈行人之小阻。迂曲其路徑而已。豈若屠戮盜劫之慘，慘及沿河之郡邑哉。或曰爲其渡賊禁渡賊耳，何必罷船。蓋渡船既多，則禁防不便，即船丁

不與賊市，賊自奪船而歸，處處皆是梯航，隨在都有便路。即欲把截逐捕，從何而施。惟絕其渡船，則賊之歸路既斷，而賊之垂涎自消。彼在敵境如在陷阱，既無歸路，無論勝兵剪除，即使數十人尾而隨賊，前不得食，後又何往。三數日間不爲禽虜，則投河流。彼何敢輕入。爲寇哉。唯是鄉寧而南，至於蒲州，率有炭船往來。地方久享其利，又有內臣稅錢多係宗室，勢要人家。有司不肯禁絕，要自賊來自北，多在吉州大寧之間，下水易行，尤自可慮。若蒲坂而北，係是逆流，賊

舟無自南而北者。即使歸路奪舟。不在此間。猶屬稍緩。要之事出所忽。不可不防。平居無事之時。炭船或可容留。但許自鄉寧南行。不許北過吉州。一有盜儻。則一切炭船。盡各屏絕。不得載渡。該縣須將各炭船。取有干結編定字號。有不遵約束。擅敢抗違者。無論失事與否。以通賊論。沒船破家。重遣不貸。其間多有載鹽者。仍當呈允鹽院轉行陝西。一體遵照。蓋鹽院兼制秦晉法。自易行故也。

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是也。顧今不饒於鏹。卽賞之無措。要使自爲生計。亦可謂不費之賞矣。諸軍在

河。常二百餘人。操習之暇。率是坐食。不虛此有用之力乎。似應移府。將其應得之餉。蚤發一二月。以爲工

殊見調度細心

本。本管官旗。就其所能。勸使工作。織屨編巾。鐵冶土木。或沿河屯種曠地。皆可規利。厚者長其生計。貧者娶婦成家。既得利之權。亦免久戍之鬱。吾在松江。常以施之水。哨一日。獻衣甲雜貨八十。擡超距而出。殊可快也。倘亦已然之事乎。

要之。養兵屯戍。然冒之計耳。而回非不可撲滅之寇。

也。直地方成玩養此癰耳。要地方自足辦此。不須兵也。回之來寇。不過數十人。一縣設備。不難百人。見有弓兵。已足三十人。再以鄉兵六七十人。則回何難制哉。吾嘗檢馬鬪弓兵本三十人。而少七人。問何往。曰。該縣取以克書佐之用也。何名乎。其二十三人者。半老弱人。則弓兵無矣。鄉寧縣以六百門夫。張典史率之而走。則無鄉夫矣。舉一處而他處。何不然哉。趙梧羣一村人。鳴鼓控弦以待。而回不敢近。賀元徵以兄弟斬賊二。受督撫賞。諸賊相戒不入大寧。彼非鄉丘

乎。各處捕官巡檢。有能實加訓獎。養其精銳。彼習見回之不足畏。則自能賈勇致防。人固其圉。縣各將縣。若有大寇臨疆。犄角之。烏有連數邑之力。而不能禦三數十之侮哉。如此。則典史巡檢。即將鄉甲。即兵守令。即大帥。以本道綱領之。又何以久成爲哉。由此則二千四百此先生存平陽查衛籍所得歲省冒餉二千四百。積十年可克縣官重大之用。則國家吏民自足了。地方之事。別議兵將者。贅瘼也。非正道也。則即以此事進退河上諸吏可也。

一操習軍士處有之。而處率虛文。至平陽有軍衛設

兵道而操習之。虛文亦少。平時領操官員。雖按期稟請。遙聞鳴礮數聲而已。武備之弛。不在下而在上。上勤而下。未有敢怠者。顧操習之法。行營校射而已。近日督撫魏公。倣邊方製火器。始有校打礮法。此亦射之類也。教士卒。須先教將。今之將。則各武職是已。武職平昔。半無弓矢。卽間行操習。如或月而食。豈能濟於緩急。然考武職者。必以弓馬。如士子之習帖括。若士子不知帖括。卽精於騎射。何用。武職不閑武事。卽閑於雜技。何用。因與諸職約。今後查注官考。一以騎

射爲據。騎射精能。卽素有小疵。仍考上。騎射不習。卽他衙門注優。仍考下。由此各弁始習於其本業。朋爲偶。以領操。大吏督之。其卒校以次而校。旬凡三。卽不俱穿楊。而十得其五。上者命中。余以隙校閱之。然有罰必賞。初校費可五十緡。費出府收。該衛還官。月銀之積。後以賞不充。不能常校。再校而賞其甚優。不濫及。庶可常也。昔神世衡在青澗。苦士不能射。由此是非曲直。一斷以射。而兵稱無敵。後之校兵如大理者。其可哉。余之考武弁以射。竊神之意而未竟也。夫操

練衛軍。止可備調發。若河上回賊之類也。北偏去石州近。震鄰邊。各處深山曠谷。多有土賊。如岳陽山中。積住沁源文水靜樂流民。常以數百計。該縣城內居民。不過二百家。往年聽其嘯聚。遂爲諸盜淵藪。劫不敢捕。力不能驅。幸其小竊耳。假使其狂逞乘隙。以二百家之城。而當彌山之寇。寧可幸耶。該縣傅尹密發其事。號召隣境。漸次驅之。而先之道檄。此從來養癰之禍。幸不至於決裂者。尹之力也。至于霍州而東。彌望空山。汾西之墟。四連荒嶠。垣曲界於河南。歲暮

分兵防守。然此等諸處。平居無事。可無桑土之慮哉。各處皆有鄉兵。多設民壯。鄉兵旣無專責。而民壯遠厯上邊。天上邊修守故事也。而多逋逃不濟一錢事。故邇來各縣多議解銀。免其上邊者。此議實爲兼得。合將餘下壯丁。官給弓矢利器。巡捕官率而習之。朔望之期。長官時一校練。其鄉間武勇之人。有願効力者。籍名在官。免其丁差。農隙之時。教習保甲。爲之領袖。鄉隣有急。捕官率民壯鄉兵。相機捕捉。有功之人。給賞如格。本道出巡。卽以校練能否爲諸吏之惰勤。

四季比校。卽以盜賊有無爲捕官之殿最。若捕官不務練兵捕盜。而干與他事。卽各冊稱賢稱能。決不免於下考。其指練民壯。而受常例。指查鄉兵。而科下程。一有犯者。便卽斥之。夫以各州縣之兵。可作各州縣之備。脫有不虞。連友邦而爲勢。其細可以弭盜。其大可以禦虜。澤潞兵爲諸道最。正是練土人。豈其取給於尺籍哉。至于本道諸快。率係孱夫。僅知弓矢。止供郵笥之役。不堪禦伍當鋒。前河上有急。而出單車。輕於一葉。此豈所謂居重之道也。卽不能增役加費。而

衙門諸役。頗有閒人。如民壯輿夫。舍人門皂。皆懸弧矢之目。可充爪牙之材。遴選當以弓射進身。居閒亦宜射力相競。有急而出。皆是赳赳武夫。誰謂坐食百人。無一隊之用乎。昔种君教射。婦人小子。亦皆習之。由此乃成盛旅。吾數數有意。而未之成也。

一弭盜莫如保甲。自昔人人言之。各衙門亦屢屢申飭之。然行自行。盜自盜。曾未見有得尺寸之益者。而點查搔擾。失盜繫累之害。不與焉。此何也。法難必信。而衆不可縶也。夫保伍連坐。商君之法也。有商君之

烈。而後法可必行。無其烈而用其法。則難免於狎視而戲應之。夫盜至暴惡也。捕盜至險慘也。以田夫白徒而趨此不測之役。死傷在前。又非父兄弟子弟之戚。不以斬馘之法促之。誰其樂趨。非但不樂。亦不敢也。彼時卽有連坐重究之文。豈暇顧乎。比其失事。逮繫。朴責則有之。卽欲連坐重治。彼非有應捕之任。又非有廩食於官。若何而可以窮治也。旣不可以窮治。則連坐重究之文虛矣。臨盜旣無斬馘以相迫。事後又難重法以示信。以虛喝而責人於實禍。以犯難而輕

望於路人。此必不得之數也。無論敵捕盜。卽伺察糾舉。於本伍亦不易術。如一村之中。某善某惡。易知也。如曰某人出往某處。某人密作某事。則何能盡知。若曰必偵伴踪跡之。彼爲盜奸徒踪跡詭秘。遠近不常。孰有餘閒常伴而跡之。卽善良之人。亦多商賈遠出。豈以出入不常。便能決其在外爲盜。一槩糾舉。勢所必難。失於糾舉。又坐同保。誰能各不營生。終年閉戶。而坐待行保伍法也。大要此法。止可輕行。不必峻法。止可備一策。不足全恃。行之以輕。則朴責逮累。便可

示信。守望犄角。或可助防。然富室乃患盜。驅貧爲富。人情不樂。孤村乃患盜。強衆保孤。勢遠難行。要厚積。勢孤之家。亦蚤自爲計。何待委命於官也。州縣捕盜之人。莫衆於守城民壯。各處多者五百。少亦二三百。巡緝逐捕。正其事任。然往日使此輩巡路。城之四方。每役一人。以一人而責。令捕一路盜。是兒戲事也。此輩領役。全不問盜。惟通同地方。火甲羅事。生端搔擾。騙詐或報喧鬧。或呈廝毆。爲捕官心腹。雞犬不寧。莫若就法爲法。去其爲害。而增其爲利。然一人捕一路。

爲盜笑耳。路俱各增爲十人。該州縣選其精壯武勇者。予以弓刀大杖。繫以年貌姓名木牌。擇忠實稍長之人。編爲頭領。使統領十人。日夜巡徼一面。但許夥行。不得分散。蓋夥行則有統紀。勢衆賊懼。分散則勢孤難保。人便其私。喫緊之處。全在於此。遇逃賊則齊力捕獲。遇行劫則糾衆揀援。獲得賊贓。半以克賞。止許一意緝盜。不得絲干他事。但有食人一物。騙人一錢。呈報一雜事。毆辱一鄉民。重責八十枷遊究。罪巡行要在不測。忽此忽彼。徧歷鄉村。食宿無常。風餐野

止。迎官聽差。決不許奪。此諸人兩月一更。以均其勞。

武職之關。冗不良。亦在于考核之失。此可通行也。

武職官考。與文職又自不同。文職年年去來。人各一考。武職一生在任。少有遷移。從來注考。率是錄舊。卽府道亦以爲無甚關要。襲而仍之。不惟材技無以自見。一經劣考。終身朴責。夫戒飭官邪。冀其改也。無問改否。而常年戒飭。彼卽有改心。自知無益。不如縱任。不過戒飭而已。是阻人之遷善。而長其不肖。此積習爲之也。吾常見百戶張國用。李時春。皆年六十矣。猶懸女孽之罪。問其事曰。幼時不知法。誠有之。三十餘

年矣。夫淫穢之行。委玷官常。顧經戒十次。尚不盡法。其人已老。戒之何用。或曰。如此之類。亦不忍波及。各弁。寧以已破之甑當之。是則然矣。豈考官之意乎。凡武職取其技能勇力而已。故曰材官。洙泗閭閻中林。赴赴。乃公侯干城。在此不在彼。亦何必過責諸曹。以不必然之法哉。大悖倫常。重于操守。法無赦。尺寸之朽。可以略之。已然之玷。不復再追。而一以騎射材力爲主。夫主在材勇。是其本科。凡鄉曲睚眦。送訪奸徒。不得脇而枉之。所取在大。不細過。則連抱之具。有

以自奮。而疆場得用。其經戒而懼者。亦思及於寬政。而洗垢可期矣。指揮馮承祖諸人。千戶黃元慶諸人。百戶秦世雄諸人。命中穿札。其矚然者也。崔天胤雖陷於賊。而獨力難支。譚世輔何義元。引避不前。而知過自奮。武健矯捷。殊是空羣。故亦戒而用之。以責後功。其諸類此。難以名盡。蓋武職非同文員。須人獎拔。如河上有事。出頭成功。便是薦本。誰得而掩之哉。故願諸世職自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效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徐孚遠闡公 顧開雍偉南

唐允諧尹季叅閱

顧端文集

疏

顧憲成

建儲疏 建儲立長

返覆辨難極為深切著明而忠愛之意藹然有道
臣等伏見 皇上思 祖訓立嫡之條欲將三皇子

之言也

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于此知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以爲可痛可恨。于此知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爲安也。有君如此。豈不真聖君哉。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釋然而無疑者。皇上之所據以爲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機。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

之何其可緩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隳不撓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臣請得而歷數之。

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子第以其合于已。援而附之。是爲尊祖訓乎。是爲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嘗考我朝建儲家法。東宮原不待嫡。元子

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歷歷可按。皇上第以其不合于已。置弗爲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于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故親之主。罔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餘子則稱王。王必繫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爲名。有所繫。則難乎其

爲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于理爲順。於情爲安。於分爲稱。於訓爲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稱鈞大。偏所繇也。偏則凌。凌則僭。厲所階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爲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爲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東宮

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皇上獨能晏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皇后者，所與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夫。皇上以父道臨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是故。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也。雖恭妃不得而私之也。皇上之諸子，即皇后之諸子也。雖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統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為嫡母。固其定分然耳。豈必自

已出而後為子，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拜而稱子後稱子哉。晚近陋習後世或有若劉后之手仁宗者矣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乎其

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于二十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于二十一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由預竇，非由眾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皇上之言之也。曰朕為天下之主，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

自並封之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闈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閭巷小民。亦囂然聚族而議也。夫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爲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非所謂排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積誠。必欲納皇上于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錫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帝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

比而不諒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故皇上方以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卽臣等亦爲皇上不堪。無端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爲。皇上解卽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徘徊則啓伺。遷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願皇上反觀

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為必不可違。以輿論為必不可拂。以初命為必不可爽。以新諭為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皇元子首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于此矣。

書

上婁江王相國書

建儲

婁江再起端文有寤言條言與相難文多不載
 昨所請教冊立之事實百其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
 人情洵洵何以鎮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駭于

人情故曰難也。過趙定老問之亦喟然太息。只懇懇拈出閣下一片心相向耳。究竟則請期一着尚可自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也。蓋自萬曆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先後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而曰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過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為罪。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為辭。

從今以往。誰復能闕其說乎。卽皇上札諭。業已曰。數年之後矣。廷臣復何所據以請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也。閣下以爲無虞乎。語云。不見其形。願察其影。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屢定而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之所式臨。兩宮之所欣願。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觀矣。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間。頓成

胡越。星星燎原。涓涓放海。雖二君孰意及此乎。司馬溫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夫此何事也。可得而嘗之哉。而徒諉諸天也。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籍之以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不知何所底止。閣下之責。方自此始。未艾也。竊意以爲。空聽九卿科道。仍遵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卽甚遲。不得越一年而遙。庶幾

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謏論方囂而復定。國本幾搖而獲安。此真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當。則至于再。再請不當。則至于三。甚而至于十。至于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論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可不勉哉。若乃上懸不必然之說。以蓋其立長之成命。下又搯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則是皇上負閣下。閣下負皇上。非所望于今日之君臣也。臨紙耿耿不盡。

孫宗伯集

疏

孫慎行

題爲藩封典禮殷繁疏

藩封典禮

乞早定吉期以便治辦事。奉旨福王之國期在明春。欽此。臣部通行各衙門知會。訖臣等皆忻喜加額。見聖明有銳行之斷。諸臣無俟勸駕之煩矣。之國禮儀。臣部職掌。竊思冊印冠服車輿器械。非可旬日而辦。卽舟船之具。多在江南。三四千里外。其來也亦必數月而後能至。目下得旨行文催赴。初秋進發。春明方

可以給用。此時之甚迫而勢之不容少緩也。頃已兩月餘，不聞明旨，亟定行日，而莊田四萬頃，屢屢催取。皇上固無料理實事，明示天下以必行而在。諸臣且憂浩蕩深慈，未免責天下以難副。奏請遷延，反稽正務。臣之愚竊以為行止大事，豈以莊田財貨為遲速。自可不必慮也。且就莊田一節論，四萬頃之數，幾跨一府數州縣之地。目今廢地無有，田何從給。且祖宗朝未有過數千頃者，四萬頃之例，止自景潞二府。今所奏上其于四萬歲課業，如潞府矣。諸臣之奉命

已恭而將事最稱矣。如是而猶取盈焉，不止。豈子之漢明帝曰吾子豈可與先帝子等正合當日之規愛可特加諸弟之上耶。豈累朝之待子皆不必厚而皇上之待子獨當加異耶。臣誠不願福王之初就藩，

偏有此渝涯之分量也。至自行徵收，則又祖制所嚴禁。臣查會典一則曰：親王原有額設官，攢布按二司督同長史兩平收受。一則曰：王府官員內使、旗校、管莊人等，干預撥置，并擅自差人下府州縣催徵。騷擾者，旗校人等發邊衛克軍，官員內使監候奏請發落。若轉導及布按巡守縱容不舉，并府州縣聽從

差人騷擾者俱叅問。此非徒爲愛小民也。正所以愛王國而樽節之安全之。不使其張威流毒小虧盛美也。皇上顧不念此。而反欲令自徵收。貽福王以不安耶。萬一騷擾生患。此時而欲一一奏請。纔行禁戢。不已晚耶。臣等一諍之不能。而終年諍乎。且逐事而諍乎。凡此皆非土田事也。典制所在。皇上當思垂法則傳久遠。臣終不願皇上之初封子。輒有此駭衆之施爲也。伏祈皇上早諭欽天監。選定吉日。中外臣工。庶可灑然被濯行事。更祈皇上動思

暇引前代。卽我朝祖子孫聚慶一堂。無如成祖文皇帝。當時太子講學。卽令太孫讀文華殿。後選名臣楊榮輩爲講讀。又念太孫生長深宮。不習艱難。特製務本訓示之。每一書成。輒以賜太子。及太孫。勤勤誠諭。其貽謀燕翼。最爲弘懿。夫以皇上之聚慶。直聖祖同符。豈非千載一時哉。然聖祖之於儲訓。若日不暇給。而皇上之於儲訓。顧漠不加省。聖祖當干戈倥傯之際。銳意琢磨。而皇上以承平宴安之心。坐虛歲月。夫有非常之福祉。而反不免積非常

之叢挫。臣愚之捫心而憂之。苦口畢力而規勸之者。更不宜在諸臣後矣。臣前業具疏懇請未蒙。皇上俞發。序屬新秋。學應伊始。及茲而亟定出閣之期。臣愚猶以爲晚。臣又伏讀。仁宗皇帝之對侍臣曰。朕自十餘歲親侍。皇祖側。見所製。祖訓。皆數更易而成。凡閒暇卽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論。朕寤寐不忘。可見。祖宗家法。無不如是。而今顧尚缺如。夫令子孫有不學之名。義胡可訓。臣不能爲。皇上解也。貽國家以不學之弊。漸胡可長。臣不忍爲。皇上願也。古云正其本萬事理。又云一人元良萬國以貞。夫一事舉而百事舉。一事廢而百事廢者。誠無如務學之爲急。

題爲恭承恩詔謹條鈐束楚宗事

處置楚宗

臣等竊惟當今最冤最憤衆所共求什者無如幽禁楚宗。群臣叩闕疏請。不啻數十章已。昨邸報文書。榜傳示內閣聖諭。敷天之下。罔不懽若更生。所以蘇枯潤朽。培宗社之休。永永無極。臣等何幸躬逢其美。至楚宗什放一節。使十餘年橫被之災。四十餘人久沉

之命一旦出幽極而光明脫禽獸而人道豈唯溥天下宗盟咸加額頌戴卽二祖列宗在天之靈亦且是憑是依嘉有此盛事也臣等又何容贊嘆但臣屬在署禮宗藩約束乃其職掌皇上憐憫諸宗冤繫日久旣蕩之以弘仁尤當輯之以大義臣等何敢不累爲條布以明聖澤先是四十一年奉有聖旨會議楚宗事中有英燮等高墻二十三人蘊鋤等開宅二十二人臣旣廣采衆議明其不反復詳剖原招証其實不反請皇上將諸宗先與什放而終又言處置

大指其有一二善良無端被誣者當仍復原爵追逐橫入者懲劓日久亦量與養贍或慮二三不馴出而逞憾不妨付之宗正嚴爲約輯臣之爲此議也凡欲以羈縻其心使之有所欣而向善又欲以坊押其身使之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也頃睹聖諭下閣欲開具赦條臣旣身係職掌又心切含冤業曾發憤再四論列今蒙聖恩盡已什放臣故特以前議條上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其處置之詳須令湖廣撫按細爲分別有未盡事宜仍令相時審勢曲周善坊要于卽

安而後已。夫天下所以多事者，在不得其平而已。既以平平其不平，復當以平預防其不平。夫楚宗不反，而誣以反。此前事之最不平者也。今既以聖恩寬之，而不致有覆盆之怨。楚宗久憤，而或肆其憤。此後事有雪憤之。事。○

尋是在地方諸臣悉心殫計，無縱無疎。庶宗人咸獲維新之益，而楚地共有相侏之安。即聖天子之弘思如春陽徧植，剝極復回，而無一物不若。以自棄裁奪之外者，如臣言不謬，伏乞陛下聖鑒，行令彼中。

頒詔後，即為處置。至許奏，二者楚王真假，臣前正條議詳勘，故未敢遽及。今蒙聖恩添改，并先釋放，其鈴束之安，亦併乞行彼中，撫按條議處置。

禮部題為聖恩，決不可濫祖制，決不可違事。節制藩封臣部決不可奉行非禮，萬乞收回成命，以保社稷。治安事，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天下常治而不亂者，惟法守二字相維，而其持之有法不守，是無法矣。國家而至於無法，則一切委縱，舊制蕩然，宵小擅之以行其私，奸宄窺之以竊其器，尾大不掉，蔓滋難除。臣部